

委员 笔记

革命理想高于天

王珂

宽阔的水面平静而明澈，两岸一片郁郁葱葱，盛夏时节的首首渡口安宁而和谐。

流水不言，青山无语，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闭上眼，仿佛听到震耳欲聋的火炮声。多年前，就是在这里，红军与敌人展开血战，渡过湘江。在湘江战役中，几万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谱写出壮丽的革命史诗。

今年6月，我跟随全国政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党外委员视察团赴广西和云南考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兴安县猫儿山老山界红军步道，界首镇红军堂、红军街、界首渡口，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走上长征路，使我有幸能够重温红军长征光荣历史，深刻感悟长征精神。

一草一木一英雄，一山一石一丰碑。长征过程曲折，可歌可泣的历史时刻不胜枚举。湘江战役中，中央红



委员 笔记

诗词 鉴赏

忆江南 池州杂忆

韩敬群

江南好，
谁记旧青衫？
六骑联翩寻梦客，
齐山顶上忆前贤。
风日正晴酣。

江南好，
四县会群英。
揽辔欲清天下事，
低头先取世间名。
一战定平生。

江南好，
文采忆诗仙。
白发莫愁明镜里，
红星乱落落花前。
秀句越千年。

江南好，
月色满荷塘。
十二栏杆垂手立，
西洲一曲试平章。
此际亦风光。

江南好，
难忘昆寅师。
开口却怜归去晚，
倾河注海解疑时。
润物最无私。

江南好，
卧读亦悠游。
画笔苍凉索好梦，
江声浩荡入深秋。
纵贯古今愁。

江南好，
小巷有人家。
到处尽夸风味好，
原来日暖海棠花。
春梦入窗纱。

江南好，
归路隔长江。
记得夜来沙岸冷，
也曾洒酒热中肠。
书剑且彷徨。

江南好，
温软忆池州。
听笛一声江上远，
几人相望在高楼。
何日更重游？

江南好，
相忆在京华。
同学少年都不贱，
当时新叶发新芽。
遥祝醉流霞。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精彩阅读

一草一木一英雄，一山一石一丰碑。长征过程曲折，可歌可泣的历史时刻不胜枚举。

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进行诠释和展示，通过创作创新，促进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统一，提升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军经过英勇奋战，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但此役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连同前三次突破封锁线），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红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生，迸发出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居然成功了？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令我印象深刻。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陈树湘在

战斗中腹部负重伤，肠子都流了出来，不幸被俘。陈树湘从昏迷中醒来时，敌人正抬着他去邀功请赏。画面中，陈树湘躺在担架上，腹部鲜血直流。他心中坚定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苏醒后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1935年2月5日至9日，党中央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境内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并形成了《遵义会议决议》《决议大纲》《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军委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发展的指示》《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为创造云贵川边苏区而奋斗》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扎西会议是长征中十分重要的会议，不过，除了专门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和党史爱好者，人们对扎西会议了解甚少。这次来到扎西会议旧址，更能深刻认识到扎西

起，用春雨 / 搅动迟钝的根蒂……

汽车在一座座草山间穿行，几只孤独的草原羚，点燃车子里的一片惊叫声；一群牦牛横穿马路，冲向空旷的草滩上，那奔腾的气势，是如此的汹涌澎湃，所有的手机隔着车窗喀嚓地响；土黄色的山坡，枕着刚融化的河水，聆听一片白雪化成水珠的滴落声……

申扎县城很小，那几天里我和朋友去拜访了以前的多位基层干部，岁月摧毁了他们青春的容貌，苍老、褶皱的面庞下，掩藏着不被人所熟知的感人故事。我深信这块土地见证了他们青春闪耀的日子，铭记了他们为理想奋斗的那些场景，也接纳了他们内心伤痛时的那些咸涩泪水。这块土地证明，他们挚爱这块土地，视为自己生命的摇篮和生命终结的归宿地，因而无论需要怎样的奉献、牺牲，他们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些平凡的人，就像这块高天厚土一样：伟大、普通！同行的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访问回来，他（她）们都多了一些故事，多了一些感动，对这块深沉的大地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

申扎，远古时期被称为纳仓德巴。机缘就是这般的凑巧，10多年前，我曾写过4万多字的脚本《天籁》，写的是发生在琼部落的故事，就是这里。大意是琼部落突遭不测，只剩下一个小姑娘和一条藏獒。因杀戮而受惊吓的小姑娘失语了，她领着这条藏獒一路逃命，经过村庄、牧场、城镇，见证了各种的天灾

会议的重要意义。

在很多红军长征的旧址，当地人为我们讲解时，都饱含深情，他们似乎把红军的精神刻在了自己心里，说着说着就动了情，语气激昂，情感充沛，一下子就把我的情绪带进去了。一路走来，我深受教育，感触强烈，壮美的山川、磅礴的长征精神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长征印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有责任用所学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长征精神宣讲好。比如以红军长征中湘江战役、扎西会议等为题材进行创作，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其所蕴含的时代精神进行诠释展示，通过创作创新，促进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融合统一，提升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而且以绘画的形式去歌颂和讴歌长征精神可以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最直观地激发广大人民爱党爱国热情。

我想，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要将这种精神上的洗礼转化成奋斗动力和工作实绩，立志有为，以画言志，以画明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无愧对先辈的缅怀和敬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名家 名笔

金口难开，不是成语，是一句大俗话。

在江夏金口，偶尔想起这话的意思，带有些许揶揄，更多的还是珍贵、珍稀与珍宝。比如曾用用心用情写下《黄州竹楼记》，人称王黄州，却病死在蕪州的王禹偁，屡受贬谪，哪怕“驻马泪浪浪”，也改不了直言讽谏秉性，仍然会心会意地写下“直来帝座傍”“金口独褒扬”的句子，字里行间显示的尽是至尊。又比如那劝人炼心的丘处机，明明知道“恁时节，鬼难呼，唯有神仙提”，也还是相信“爱欲千重，身心百炼，金口传微诀”。

世故亲情少不得这样那样的金口，烟火人间也有此处彼处的金口。

元朝诗人王冕好游江浙一带山水，曾经不无羡慕地写道：“知君住处好神仙，洞庭赤壁浮紫烟。武昌樊口最幽绝，东坡曾为留五年。”其云“金水河从金口来，波光清澈净无埃”，与位居洞庭赤壁武昌樊口正中间江夏一带的金口，大概率只是同字同音，不会有其他对应关系。到了明朝，才子袁中道写了一首登晴川阁的七律：“天外云山金口驿，雨中杨柳武昌城。汉滨父老今安在，只合依他隐姓名。”诗里的金口，从袁中道的老家，毗邻江夏的公安县顺江而下，不过百里即是。

还有一句大白话：先有金口，后有汉口。

在汉口是听不到的，这话只有江汉平原一带流传。不是这话太过直白，没有丁点诗意，而是一种心理，偌大的汉口，绝对不可能是小小金口派生出来的！

村言俚语，有真有假，亦虚亦实，袁中道的诗是毫无疑问的佐证。不然，以后来江南江北域中开化放浪的差异，凭着肆无忌惮的诗人情怀，只怕入得诗中的是汉口而非武昌了。当然，汉口之所以很少入诗，一方面是城建得晚，另一方面还在于于大市井了。

逆袭中道诗中次序，从武昌城往上行走不到50里就到了这名叫金口的小镇。能比汉口早繁花似锦1000年，照例脱不了万物兴盛的规律。早1000年的金口，晚1000年的汉口，凭空降下眼泪大小的一滴水，都是天造地设。

地理资料记载，万里长江从源头的格拉丹东冰川开始，上游小溪叫沱沱河，变成大河后叫通天河，从大河往大江过渡依次叫金沙江和川江或者峡江，史称长江的是从宜昌至吴淞口入海这1893公里的一大段，用尺子在地图上比画，金口一带差不多是所谓美人细腰的黄金分割线那个位置。

由西向东的长江，流到金口上方的簪洲湾，突然扭回头往西北方向转了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大弯，又穷神费力地再次扭回头，来一个几乎画圆的巨大弧圈，一头扎向下游的槐山和军山，在那里成为另一种倒海翻江的模样。水再加深，江再宽再长，还是不知冷也不知热，不能爱也不能恨，不需要饥也不在乎饱，与山石同属的物件。大江浩荡的气势，水波清扬的灵性，都是拜人们所赋予。作为母亲河的长江，更容易因应天人伦中那不曾看见，却屡试不爽的起承转合。经历了格拉丹东冰川上的“承”，穿越了沱沱河到川江的“承”，长江在金口之上惊世骇俗的一大“转”，成就了金口之下，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孤帆远影碧空里，唯见江天流水的壮美人生之“合”与人间之“合”。自此处往下，长江分出许多支流，催生出古往今来的众多诗说，“溯江以通於九派，洒五湖而东东海”“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最脍炙人口的还是那一句——茫茫九派流中国！

金口所在的江夏，因其历史悠久被称为楚天首县。前些年，在江夏的一处湖边买了一所房子，附近朋友劝我将户口也迁过去，我有些无言以对。之前由于总在迁徙，关于故乡的意义，在我这里成了一种叙事的累赘，说自己的灵魂和血肉是东坡赤壁所在的黄州给的，思想与智慧得益于大别山中河水向西流入长江的英山。至于武汉，算起来自己居住时间最长，并且还越来越长，也只能依据法律定义为过着人间烟火日子的户籍所在地。从本市的这个区到那个区，哪有真正的区别？单论与江夏的关联，还没有习惯武汉定居的日子就有了，而且与金口有关。

从黄州撤来武汉不久，就有准确消息，武汉保卫战时被日军飞机炸沉在金口一带的中山舰，终于可以打捞了。前前后后，或是职务指派，或是朋友相邀，不知有多少次，让去江夏、去金口看看。每一次，自己不是说不行就是说不去。其中一次，朋友的车已驶进金口镇狭窄的小街，再往前滑一脚就是经过修复后，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的中山舰。那一刻，也不管扫不扫人家兴，自己硬是让朋友踩住刹车，打开车门在镇上胡乱走几步，吃了一顿便饭，就当是来过这千年古镇了。

2016年夏天，登上南海深处的晋卿岛，岛很小，只有0.01平方公里，周围的礁盘却大得看不到边，靠着深海的那一侧，甚至地搁着一艘锈蚀成猩红色的大铁船。一阵轻风吹过，南海深处就会涌来连绵不绝的浪潮。在无边无际的南海，这样的浪潮太微不足道了，等到涌上大铁船，任何一朵貌似细小的浪花，都会在顷刻间化作啸天巨兽，隔着老远也能感觉到钢的挣扎，铁的呻吟。站在

金口 晶正平

刘醒龙



名家 名笔

海滩上，云水间泛起沉舟侧畔，折戟沉沙等种种意象，更记起江涛之下的那艘中国军舰。这样的万水千山之隔，第一次暴露出自己内心的苦楚！金口镇外，大江之上，一代名舰，惨遭变故，从1938年10月24日沉没在历史黑暗中，到1997年1月28日从历史的缝隙里顽强地昂起舰艏，近60年，才以最悲壮的形式重见天日，此种国耻，如何能够忍受？一艘无名无姓的铁舰，搁浅在南海之上，只是风吹浪打，模样就变得如此不堪。

一代名舰中山舰，排水量800多吨，只比2021年我再去南海所乘的500吨渔船略大一些，如何抵挡得住6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最终沉在江底，宛如那些年山河破碎？

历史伤痛，刻在心里，既不示人，也不示己，算不上孤僻，而是等着某个令人期盼的时间节点。比如，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排水量8万多吨，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的航空母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于2022年6月17日正式下水。相隔不到20天，自己就冒着酷暑来到金口，久久地站在中山舰舰艏前。人都不相信自己这样的老武汉，头一回前来。又无人不相信，横空出世的福建舰，相对中山舰，同为各自时代名舰的治愈感。

同一天，西斜的烈日悬在长江上游不远处，江夏金口这边的槐山脚下，前人用花岗岩条石修筑长不到300米、高不足10米的驳岸，硬对硬，强对强，退无可退地扛着烈日一道斜刺冲过来的洪流，迫使那不可一世的洪流开半个身子，向着对岸的军山气急败坏地横冲直撞而去，留下一个接一个的漩涡，一接一道暗流。

还是公安三袁之袁中道在登晴川阁诗中写的：“苦向白头浪里行，青山也识旧书生。相逢谁胜黄江夏，不死差强晶正平。”这些话，说的就是江夏，就是金口。天下黄姓出自江夏，那叫黄歇的春秋战国最后的君子春申君，以一己之力支撑起正在倾覆的楚野大地，只要打不垮，那管是不是差强人意，一定要拼出个安宁平顺贤良方正的世界！

江夏金口，自东周楚宣王设为军机重镇起，已有差不多2400年。元朝诗人王冕吟咏金水与金口时说，流归天上不多路，肯许人间用一杯？金水是天上的金水，金口是人间的金口，此金水与彼金水是不是同一条河，此金口与彼金口是不是同一座城，相对人心人性人情，实是不大重要。

站在槐山矶头，凭涛临浪，再没有钢铁巨舰眨眼间灰飞烟灭的日子，再没有捂着心疼心痛不想去某个地方的情愫，能用双手掬一捧没有铁血硝烟滋味的长江水，饮一饮，洗一洗，都是幸事。

(作者系湖北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本报记者 贾宁 摄